

公安前沿作家侦探悬疑小说系列

FEIWANMEIMOUSHI

非完美谋杀

侦探推理影视文学剧本选

王建武 著

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公安前沿作家侦探悬疑小说系列

FEIWANMEIMOUSHI

非完美谋杀

—— 侦探推理影视文学剧本选 王建武 著

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非完美谋杀/王建武著. —北京: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,
2006. 11

(公安前沿作家侦探悬疑小说系列)

ISBN 7-81109-511-4

I. 非… II. 王… III. 侦探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28856 号

非完美谋杀

FEIWANMEI MOUSHA

王建武 著

出版发行: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

邮政编码: 10003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蓝空印刷厂

版 次: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

印 张: 25.25

开 本: 640 毫米×960 毫米 1/16

字 数: 370 千字

印 数: 0001~3000 册

ISBN 7-81109-511-4/I·014

定 价: 38.00 元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发行部负责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 83903254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E-mail: cpep@public.bta.net.cn

www.phcpps.com.cn

www.jgclub.com.cn



作者简介

王建武,1953 年生于北京,务过工、当过兵,自学本科学历。在部队从事新闻文化宣传工作,转业后在北京市公安局当“字警”,三级警监警衔。爱好文学创作、摄影。有上百万字小说、报告文学、影视文学剧本问世。现为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,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副秘书长。

目 录

断章的命运	1
疑案觅踪	65
杀机四伏	141
非虚拟谋杀	211
非完美谋杀	280
女歌手失踪之谜	344

断章的命运

主要人物：

葛 仁——市刑侦警队探长	男	35 岁
王 威——市刑侦警队警探	男	24 岁
周 萍——市刑侦警队警探	女	23 岁
大 刚——市刑侦警队警探	男	28 岁
周 军——市刑侦警队警探	男	30 岁
霍明德——归国侨胞	男	72 岁
霍根柱——霍明德之侄	男	38 岁
亚 兰——小保姆	女	18 岁
胡梦莉——女导游	女	37 岁
邹 华——医生	男	33 岁
马五臣——退休刑警	男	78 岁

序幕

夜。大雪初停。灯火通明的首都体育馆。

广告板上巨大的海报招贴清晰可见：维也纳交响乐团来华访问演出贝多芬不朽名曲。

门前，慕名前来的观众有次序的入场。

体育馆内。在观众坐席上，端坐着有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，看得出他是海外富商一类的人，穿着讲究，身体硬朗。他不时看着手表，焦急等待着演出的开始。

老人身边坐着一个年龄十八九岁的姑娘，清纯朴实，看装束打扮像是老人雇请的小保姆。

铃声响过，嘈杂的声响逐渐静息。老人的表情稍有和缓。

穿着燕尾服的男主持人，走到台中央，手持话筒报幕：维也纳交响乐团是世界久负盛名的一支乐团，他们精湛的演出给世界各国人们留下美好的记忆，我们预祝他们在北京演出成功。

随着热烈的掌声，我们看到这位老人也在使劲鼓掌。

主持人：首先为观众演奏的是贝多芬不朽的名曲——《命运交响典》。

掌声中，可以看到老人异常激动，双目放光。

演奏开始了，老人全神贯注地倾听，随着乐曲旋律的变化，脸上的表情，时而深沉，时而亢奋，时而激动不已，乐曲达到高潮时，老人动情地泪流满面。他掏出手帕擦擦泪，接过姑娘递过来的保温杯，喝了一口，把杯子还给姑娘。

老人起身，对姑娘小声说：“我去外面走走。”

小姑娘连忙起身说：“爷爷，我陪您去吧？”

老人轻轻地把她按在座位上，和善地说：“不用了，你在这等我。”

画面外是《命运交响曲》的旋律。

老人走在人行道上，目光前视，旁若无人。

老人皱纹密布，饱经沧桑的脸上是一副平静、超然的神情。

老人走近一条小河边，在沿着河边的路上走着。

远远看见一座汉白玉的小石桥。老人朝小石桥走去的背影，步履显得十分沉稳。

老人的背影渐渐模糊。

一声沉闷的枪响，中断了《命运交响曲》的演奏，打出片名字幕：断章的命运。

1

夜。市公安局刑侦大案一队会议室。

会议桌前，一盘棋局鏖战正酣。围观的几名警探不甘寂寞指手画脚，热闹非凡。

“将！”人高马大的警探大刚，抄起棋盘上的红车，狠狠往下一

拍，乐呵呵地说：“葛队，这下你可没地儿跑了，交棋吧。”

葛仁用手胡噜了一下一边倒的头发，眯缝着眼睛瞅着棋盘：“去去去，我怎么就瞧不出有死棋呀，净瞎咋呼，我垫马总行吧。”

“葛队，你那马不是别着马腿呢么？”警探王威笑着说。

葛仁：“嘿，王威，有句棋训是怎么说来着，‘岸边无青草，不养多嘴驴’不服杀你一盘，别在这儿瞎添乱。”

大刚：“这是双车嘟嘟将，棋谱上都有的，没治了。”大刚的手机响了，他把手机放到耳边：“丽丽呀，你还没睡，都快十二点了，我这跟葛队下盘棋，一会儿看看没案子我就睡。行了别为我操心了，好，拜。”

周军：“大刚你新媳妇还挺心疼你，时不时还慰问一下。”

大刚：“那是，想有人心疼，就赶紧找个媳妇呀。哎，我说葛队，你还穷琢磨什么，认输吧。”

女警探周萍在走廊里喊：“葛队，电话！”

葛仁：“哪儿来的？”

周萍：“指挥中心。”

葛仁：“等会儿，我先接电话。”葛仁起身匆匆而去。

王威朝大刚挤挤眼一语双关地：“就你这点本事，也想赢葛队？”

周军附和着：“就是，咱葛队那满脑子智慧快爆满了。”

大刚：“呵呵，我还不知道，一会儿回来他准先推棋盘，说这盘没完，不算输。”

葛仁匆忙进来，一推棋盘：“这盘没完，不算输，有现场。”

“哈哈”，几个人同时笑起来。

葛仁严肃地：“笑什么，是杀人案子！快跟我走。”

2

同日夜。京西小石桥边。

几辆警车闪着警灯停在路边。小石桥上警探们用黄色警戒线围起来。

现场灯照射下可以看到小桥的栏杆边雪地上横躺着一个人，头部血迹斑斑，地上的积雪也被浸红了。

穿着现场工作服的警探有条不紊地勘查现场。

葛仁先围着周围仔细地查看现场的足迹。

葛仁对身边的周萍说：“今年刚立冬就下雪，倒是帮了我们大忙了，现场足迹的条件不错，不过就是有点凌乱。这两对足迹挺有意思。”葛仁蹲下身仔细研究死者身边的足迹，一会儿又站起来，顺着足迹的方向走到大路上。

周萍对葛仁的话若有所思。

葛仁又走近死尸，蹲下身仔细查看。

王威捅捅身边的周萍小声说：“是个老头，瞅他至少有六张了。”

周萍点点头：“像是被枪打的。”

葛仁站起来对二人说道：“这老头有点来历，你瞧他这一身行头，外面这身皮衣不说，里面法国皮尔卡丹高级西服，脚下意大利老人头皮鞋，袋鼠牌高级领带，哪件没有几千块也拿不下来。”

王威：“敢情是个阔老头儿。”

葛仁：“这老头儿身上的钱夹没了，手表、手机都没了，看来……”

王威抢过过话头：“是抢劫杀人，板儿定了。”

周萍：“我看未必，没准是仇杀呢！老头既然是款爷，八成是做生意的，闹不好得罪了什么人，被人杀死抢走钱包和手表，转移我们的视线。”

大刚在不远处高喊：“快过来，这儿有块手表！”

葛仁戴着塑胶手套，小心翼翼地地上拣起这块手表。

这是一块黑表盘的西铁城石英表，表针还在走动，可是表链却被扯断了。

葛仁凝思片刻，走到老人的尸体跟前，把手表在他的手腕上试了试。

“这表显然不是这老头儿的，他穿带这么讲究，根本不可能戴这种百十块钱就能买到的假表。”葛仁肯定地说。

周萍：“这么说，这表应该是杀人凶手留下的。”

王威：“我分析，老人临死前跟凶手有过搏斗，抓住凶手的手腕，他一挣脱，开枪打死老头儿，却没料到自己的手表掉了。看来还是抢劫杀人。”

葛仁胡噜一下自己的头发：“现在给这个案子定性还为时过早，我看眼下最关键的是查出老头的身份。”

葛仁跟大伙上了警车，又想起什么，下车问维持现场秩序的派出所民警：“发现尸体的事主，你们做笔录了么？”

民警：“做了。”

葛仁：“好，回头给复印一份。辛苦你们，我们先撤了。”

3

清晨。一座公寓，老人家里。

这是一处三室一厅的公寓住宅，宽大的客厅，摆设豪华讲究。

小保姆亚兰盖着长长的羽绒服，蜷身躺在宽敞的沙发上，睡得正香。

一阵门铃时将她惊醒。她揉揉睡意惺忪的眼睛，赶紧起身开门。

她从门上的窥镜往外看，有些害怕地回转身把上衣扣扣好，打开门。

进来的是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人。他叫霍根柱，是老人的侄子。看样子是在社会上混的那类不三不四的人。

霍根柱进门把一个摩托车头盔往地上一扔，直奔冰箱，打开找吃的。

霍根柱：“都什么点了还睡，有什么吃的弄点来。”

亚兰似有厌烦之意：“冰箱里有牛奶和汉堡包，自己热热就成了。”

霍根柱：“老爷子呢，又去遛弯了？”

亚兰有些焦急地：“没有，昨天晚上我们去听音乐会，中途爷爷自己出去了，直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”

霍根柱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亚兰：“霍爷爷昨天晚上带我去首都体育馆听音乐会，听了一半，他说出去走走，不让我跟着他，我等到散场，也没见他回来，还以为他先回家了，回来一看也没有他的影子，我不敢睡觉就坐在沙发上等他，等着等着就睡着了。”

霍根柱嚼着汉堡包：“老爷子去哪儿了呢？也没有和你说？”

亚兰：“是呀，霍爷爷可从来没有这样呀。”

霍根柱喝完杯子里的牛奶，拣起头盔：“得，我还有点事急着去办，你还愣着干吗，赶紧去派出所报案呀，老爷子可是美籍华人呢。”

4

同日上午。派出所。

一内勤民警坐在桌前正在做笔录，对面的亚兰一五一十地在叙述。

电话铃响了，民警拿起话筒。

民警：“你好，中华路派出所，市局通报，好，稍等，我记录一下。”

民警从抽屉里拿出记录本：“哦，你说，查找尸源，男六十岁左右，身高一米七，体态中等，明显特征左下唇有个黄豆大小的黑痣，哦，你稍等一下。”

民警转身对亚兰：“你霍爷爷有六十岁么？”

亚兰：“他都七十二岁了，不过俺霍爷爷显得可年轻了，说他五十多岁也有人信。”

民警：“哦，他这个地方时有颗黑痣吗？”

亚兰：“是呀，没错。”

民警对着电话：“真巧了，这个人家的小保姆正在我们这报案。什么，带她去辨认？好吧，市局法医中心，我们马上就到。”

民警放下电话：“走，亚兰，你霍爷爷找到了。”

5

同日。法医中心停尸房。

门外，切诺基警车停下，民警和亚兰下车。

亚兰有些不安：“大哥，这是什么地方呀，霍爷爷怎么会在这儿？”

民警：“一会儿就知道了。”

葛仁和周萍迎上来，民警介绍：“她就是亚兰。”

葛仁拍拍亚兰的头：“别紧张，一会儿进去的时候你周大姐跟着你。”

停尸房里。亚兰躲在周萍身后，显得又害怕又紧张。

一个工作人员拉开停尸冰柜，葛仁上前揭开盖在尸体上的白布。

亚兰浑身发抖，周萍安慰她：“亚兰别怕，看看他是不是你霍爷爷？”

亚兰从周萍身后探出头朝尸体看了一眼：“啊！”她大叫一声昏了过去。

6

同日。老人家里。

亚兰躺在床上。周萍坐在床边照看着她。

葛仁在屋里来回走着、看着。客厅里摆放着钢琴、音响，矮柜里摆放着音乐CD盘、盒式录音带。书房里的书架上摆放着不少侦探小说和一些法制类的杂志。

葛仁：“这老爷子有两个爱好，一是喜欢音乐，二是喜欢看侦探小说。”

葛仁走到写字台前，桌上的一个老式录音机引起他的注意。

葛仁对周萍：“用这玩意是不是有点过时了。”

亚兰醒过来。周萍连忙倒杯水扶起她，让她把水喝下。

亚兰流着泪：“霍爷爷怎么会死呢？”

周萍：“他是被坏人杀死的。”

葛仁也走过来：“霍老先生死了，我们知道你很难过，他平白无故遇害，你不想为他做点什么吗？”

亚兰抽泣着：“霍爷爷是个好人，我求你们一定要抓住凶手为他报仇。”

周萍：“这就是我们来的目的，希望你能如实地把你知道的有关情况告诉我们。”

亚兰点点头。

周萍拿出本子开始记录。

葛仁：“霍老先生叫什么名字？”

亚兰：“霍明德。”

葛仁：“你还知道他哪些情况，就跟我们说说。”

亚兰：“霍爷爷说解放前他也是个警察，后来从香港去的美国。在美国开了一个什么私人侦探所，开始生意挺好，后来被他的一个搭档骗了。他在美国有过一个华人老婆，前些年遇车祸死了，一直孤身一人。后来霍爷爷说他不死在国外，就带着他全部财产回来了。”

葛仁：“那霍老先生平时都做什么？”

亚兰：“听音乐、看看书、还喜欢出去旅游。”

葛仁：“你说说昨天晚上的事好吗，有什么反常的情况？”

亚兰点点头：“昨天好像没什么。下午他接了一个电话，跟一个人吵起来，那是个男人，好像是为钱的事，霍爷爷说你想要钱就要我的命吧。后来一下午霍爷爷独自在房间里，晚上演出的票他早就订好了，出门时看他的精神还不错，还哼哼那首叫什么命运的曲子。”

葛仁：“他出门时身上有钱夹吗？”

亚兰：“有，里面有几千块钱。”

葛仁：“带手机了么？”

亚兰点点头：“他新买的一部摩托罗拉手机。”

葛仁：“好，你往下说，那晚的情况。”

亚兰：“音乐听得好好的，中间也没有什么人打电话，他听了那段曲子特激动，用手绢儿擦了几次泪，后来说出去走走，就再没回来。”

葛仁沉思：“他平时都跟什么人接触，这些人中有没有跟他有仇怨的呢？”

亚兰：“霍爷爷平时接触人倒不多，跟他有仇怨的……”亚兰似有顾忌欲言又止。

周萍：“别害怕，我们会保护你的，有什么你就说出来。”

亚兰：“霍爷爷平时接触最多的也就是他的亲侄子霍根柱了，要说有仇，也就是他了！”亚兰愤愤地说

葛仁：“他们叔侄关系不好？”

亚兰：“我听霍爷爷说，他弟弟和弟媳妇几年前就死了，只有霍根柱一根独苗，快四十的人了，也没有正经职业，净在社会上胡混，他没事老来找霍爷爷要钱。霍爷爷开始给他一些钱让他做买卖独立生活，可霍根柱拿了钱就胡花乱花，吃喝嫖赌啥坏事都干。后来钱花完了又来要，还对天发誓说再也不乱花钱了，霍爷爷心软又给了他一些钱，可没想到过些日子又让他造完了。霍爷爷气的扇了他一个耳光，说跟他断绝叔侄关系。”

葛仁：“这小子真不是东西，他肯定不会罢休，以后是不是常来骚扰霍老先生？”

亚兰气愤地：“没错，霍根柱没事老回来死皮赖脸地缠着霍爷爷，霍爷爷懒得理他，他就找一帮人来拿刀子威胁，霍爷爷根本就不怕他们，说谁有胆量杀了他，就给他一万美金。这帮人谁也没这个胆量，灰溜溜地走了。”

周萍：“这么说，霍根柱就是图霍老先生的钱了。”

亚兰：“还有一次……”亚兰说到这突然顿住。

“往下说呀！”周萍着急地催促。

亚兰为难地：“这……霍爷爷说过，这事不让对其他人讲。”

葛仁：“别怕，说出来没事的，你不想早点抓住凶手为爷爷报仇吗？”

亚兰：“好吧，那我就告诉你们。那是几个月前的一天，他趁

爷爷没在家时来得，一进屋他就不怀好意对我动手动脚的，我挣脱他躲进我的屋里反锁上门。直到他走了，我才出来。后来霍爷爷回来了……（回忆）”

7

同此屋。

亚兰在屋里擦玻璃，听到敲门声跑去开门。

霍明德一身休闲装束进来。

亚兰高兴地：“霍爷爷回来啦。”

霍明德：“亚兰，快给爷爷拿瓶矿泉水来，渴死我了。”

亚兰走到冰箱里跟前，打开冰箱门，取出一瓶矿泉水，倒在一个杯子里。

亚兰：“霍爷爷，给。”

亚兰画外音：霍爷爷端起水杯正要喝，我们家养的猫咪波波睡醒了走进来，它走到墙角水碗前要喝水，水却没有了，急的它把碗弄翻了，朝着霍爷爷喵喵直叫。

霍明德端着水杯走到墙角，躬身将杯里的水倒在猫碗里。

霍明德疼爱地看着波波喝水。

霍明德抱起波波坐在沙发上揪它的胡子：“看你的胡子长还是我的胡子长。”

波波突然无由地叫起来，浑身抽搐，直吐。

霍明德焦急地：“波波，你怎么了！”

亚兰：“是呀，刚才不还好好的吗？”

波波在地上打了几个滚，惨叫一声死了。

霍爷爷问亚兰：“你给它吃什么了么？”

亚兰：“什么也没有呀，就是您刚才给它倒了碗水啊。”

霍明德走到猫碗前端起来闻闻，又闻闻矿泉水瓶子。

亚兰：“是矿泉水有问题？我说刚才觉得盖子有点松，像是谁拧开过。”

霍明德：“今天有谁来过家里？”

亚兰：“哦，霍根柱来过，我在里屋，没见他干什么。”

霍明德脸色阴沉：“亚兰，这事别告诉任何人。”

同此屋。（回忆毕）

葛仁愤愤地：“好一个黑心的畜生。那天下午你说有个男人打电话来是他吗？”

亚兰：“不是，声音是另一个男人的，挺陌生的。”

葛仁：“对了亚兰，你看这块表是霍老先生的吗？”

亚兰接过手表看看摇摇头：“不是。哦，对了我见过霍根柱戴过这样一块表。”

葛仁：“肯定么？你再好好想想。”

亚兰：“没错黑色表盘，还有这表带也一样。”

这时茶几上的电话响了。葛仁示意亚兰去接。

亚兰：“喂，谁呀，哦，是邹大夫，什么预约看病的事，？霍爷爷去不成了，他有点儿事，是的，现在没在北京，什么时候回来？可能过几天吧。好再见。”

亚兰：“他是第三医院的大夫，是霍爷爷当年老同事的儿子，霍爷爷看病常去找他。”

葛仁：“谢谢你提供了不少情况，你再好好想想都有谁常跟霍老先生接触，回头你好点我们再来找你谈。在案子没破之前，你先别离开公寓，要是害怕，就找个老乡来陪你，记住别叫任何人进来。”

8

日。刑侦大案队会议室。

葛仁和专案组警探们在分析案情。

葛仁：“死者霍明德，美籍华人，护照登记年龄六十八岁，单身，回国定居。住在光华里公寓小区。星期一晚上去首都体育馆看音乐演出，中途退场，在馆外不远的高粱桥被人用枪打死，死者身

上的钱物被洗劫，表面看来是一个抢劫杀人的现场。下面我们看一下现场情况。”

投影电视屏幕上显现一幅幅案发现场的照片。

葛仁：“大家看，这是霍明德头部被击中的照片，子弹是穿过颅脑表层向顶部而去，这不是致命伤。另外射击距离很近，几乎就是贴在死者的脑袋上开的枪。从技术的在现场找到的弹壳来看，是出自一种运动射击手枪。再看这幅照片，法医尸检发现霍明德颈部有明显的掐痕，这就是脖子上的掐痕。这是死者的手部，经过痕迹室检验，没有发现火药微粒附着物。这几幅照片是现场提取的足迹照片，由于桥上积雪未化，足迹都比较清楚，遗憾的是在老人死之前，这里有不少过往行人，老人死后，据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提供，他打110报警，在咱们的人没来之前，也有几个过路的凑过去看稀罕，所以不好判断杀人凶手的足迹。不过这两对足迹值得我们研究，在现场的具体位置是这样的，现在大家发表意见吧。”

王威：“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，是拦路抢劫杀人。老爷子在音乐会中间想散散步，走到小桥边，他这身打扮一看就像个阔主儿，符合抢劫对象的条件，具体实施应当是这样……大刚你站起来。好，往前走两步，（做动作）老爷子走到桥上，歹徒冷不防钻出，勒住他的脖子，用枪对准他的头部给了一枪。”

大刚：“哎哟，哥们儿轻点儿，脖子快折了！”

周萍：“别忘了，老头儿脖子上是点状掐痕，不是环状勒痕。”

王威：“这好解释，凶手见一枪没要了他的命，便又上前用手掐死他。”

大刚揉揉脖子：“我同意是他杀，可我觉得凶手是知道霍先生底细的。你想呀，霍老先生从体育馆出来散步的一小会儿功夫，就挨了黑枪，凶手肯定是跟踪作案。现在看来霍老先生的侄子霍根柱的嫌疑最大，他有过杀害霍老先生的先例，虽然未遂，但动机却有，就是图财害命，继承老爷子的遗产。”

葛仁喝了口茶水：“周萍你的高见呢？”

周萍：“我也同意是他杀，要是自杀的话，身边应当有枪，再从技术鉴定结果来看他的手上并没有火药微粒附着物，所以就更印